

高野山佛寺

君娃

我来的不巧，高野山佛寺正好闭院休息。

其实说不巧也巧，和字儿在洛杉矶的日本城溜达，是为了寻一处吃日本拉面的地方。街头拐角处，有风铃声传过来，是那种寂静中的脆音，如同深山里的梵乐，很东方。循着那声，一头就闯进了这个别院。

庭院里用清水混凝土、简陋的假山绿植，却营造了枯山水的肃穆和静谧，这肃穆和静谧要怎么具体来形容呢？或许是正午的阳光令人眩晕，站在庭前左顾右盼，竟犹豫不决起来，这里有一种寂寞的枯淡美，仿佛你要接受某种无可避免的，渐渐消逝的东西……然后，你脑子里蹦出“侘寂”这个词，没错，这里太日本了。

这其实是一座非常简陋的寺庙。日本人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传统建筑最初都是从中国学习而得，然后，通过不断深入探究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就这座寺庙来说，与中国建筑的区别，第一眼在色彩上，中国的佛寺气势宏大，色彩鲜艳；而这座寺庙秀雅朴素，庙宇上高高悬挂着“高野山米国别院”的匾额，匾额右下角立一尊地藏菩萨塑像，佛像下依偎着一个小婴儿的石头雕像。这婴儿面目可爱，头上戴着红色的厨师帽，脖子上围着鲜红的围兜，这刺目的红色让这片枯寂的空间更显得空虚。

没有去过日本，却又觉得对它无比熟悉，熟悉到你可以轻易想起这个国家曾经呈现的面目，想起它平安时代文学的繁盛，想起它战国时代的幕府沉浮，甚至想起那把，因家仇国恨而悬在我们心头的剑，以及我们想和那个伤口保持的距离。这一切，都留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可是，这种熟悉又像极了一块压缩饼干，被压缩在阅读和观看影视的经验里，干瘪且尴尬。

我和字儿一样，竟完全不能理解这戴着红围兜的小婴儿，为什么要站在地藏王的脚边，然而佛寺今天休息，没有机会问寺里的修行人。我们设想了种种可能，都觉得滑稽，于是只好作罢。

带着疑问离开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结束一天的行程，晚上赶回住宿地，在网上搜“戴厨师帽的婴儿雕像”也未果，于是便想找专家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询问的过程有点不可名状。

通过微信问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他看了我发的图片后，回答颇有趣：“啊，真是奇怪啊，会不会是日本的红孩儿？可为什么要戴厨师帽？不过，你没事琢磨日本文化干什么！”

对啊，没事琢磨日本文化干什么？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转而去向一位中科院的考古专家请教，显然那个围着红色围兜兜的小孩，也令他困惑：“日本人真会瞎胡闹啊。这就是瞎搞。”

那一刻，我的惊诧不亚于两位老师。这种惊诧不是没有获得答案的惊诧，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许多知识盲点，尤其对自己的专业钻研越深的人，恐怕更容易忽视专业之外的许多事情，这关乎一个人的精力和研究方向，本无可厚非。我惊诧于两位专家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它至少代表了，我们刻意要和那个伤口保持的距离，竟是如此难以逾越。

所以，贝尔纳说得好啊，“构成我们学习最大障碍的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

这时候，突然想到施小炜老师，他曾经留学日本，并且翻译过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谈些什么》《1Q84》等作品，想必他可以给我答案。果然，施老师很快回复了我：“红围兜和红帽子都是人们给地藏佛的供养。”啊，这个答案靠谱了，不过也并没有完全解除我的困惑，因为，那会儿我脑子里还没有“小地藏”这个概念。可是由于美国和国内的时差问题，没来得及太过打搅、追问。

有那么多未知的东西要学习，回来就把这事儿忘了，直到有一天，睡前闲翻洁尘的《一人再入之红》，其中有一篇《奥之院参道》中写到：

奥之院沿路，有很多石雕的地藏佛，表情一般都很高兴，大都戴着红色毛线帽子，围着红色的布围嘴。其中有一个地藏尤其滑稽可爱，歪着嘴斜着眼笑着，脸上涂了厚厚的粉和胭脂，头戴白绿两色的毛线帽子，脖子上系着红黑相间的格子布围嘴，手里和膝盖上放满了口红、眼影和粉饼。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在打扮这些地藏，很显然，这个地藏是被当作一个年轻女孩来供奉的。

世田义美写春天时用红色饰物装扮的地藏佛，“统一的红色围嘴儿，以及山茶树上娇艳欲滴的红花，装饰出石头最华美的时期。”的确如此，在光线黯淡气息幽玄的高野山奥之院的参拜道上，在深入石头内部的苔藓和从四面八方投射且渗透过来的植物的绿之中，犹如置身深潭，而那些时不时遇到的穿戴红色帽子和围嘴儿的地藏佛，会让人的情绪有所提振。

这段文字让我一下想起，洛杉矶的高野山佛寺里的那个小婴儿雕像。原来小婴儿也是地藏佛，之前他头上的“厨师帽”可是给我不少误导呢，现在有了这个线索，查找资料一下就有了方向。在日本，地藏信仰是民间最普遍的宗教信仰，许多佛寺都会供奉这种小地藏，那些红色的帽子和围兜，都是信徒的供养。像高野山佛寺里的那个小婴儿雕塑，应该是“婴儿灵”，代表着一个早夭的孩子，在日本，地藏菩萨是夭亡的孩子的守护神，这样说来，红色的帽子和围兜多半是孩子父母的供养了。

洛杉矶大概不会想到，我如何在这里通过一座佛寺，见证了这个城市极致的多元，同时，让我窥见了我们与日本这个民族间的某种“幽微”，这种幽微也是一种态度，在这种态度的关照下，人类的情感势必永远在挣扎和调整中寻找平衡。



花开富贵 张品 作

薔 薇

吴银珂

上午我在院子里忙活，二单元二楼的林爹爹推开窗户大声说：“我家的蔷薇死了两棵了，还剩一棵。”我说：“怎么会这样，才个把月时间哪。”上楼去看了，盆面撒了厚厚的一层复合肥，死于肥害了。我又细细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安慰老两口，说：“我再给你们插一盆，开花了再送上来，好不好？”老人连忙双手作揖，说：“好，好！你家蔷薇太漂亮了！你真会养花！”我心里美滋滋，嘴巴却很谦虚，“应该的”。

确实是应该的。老两口都八十多了，一个严重哮喘，一个中风，子女又在外工作，平时很少下楼。每周买一次生活用品，推着滑轮包，相互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几步歇一会儿，谁看见都会心疼，都会上前帮一把。

前年吧，深秋。我嫌院外的香樟树长得过于茂盛，整个冬季都不见阳光，经有关部门同意，决定自己锯掉一些枝桠。我买了一把高枝锯，有空就去锯几下。因为树下经常停着车辆，我总是瞅着没车的时候干活。有时别的树下停有车子，我也要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观察盘算一下，觉得在安全范围才动手，确保枝桠掉下来不会出事。时间长了我还总结了一套经验，比如要从下往上一个枝桠一个枝桠的解决，比如锯了三五棵枝桠后要及时粉碎，撒入绿化带，或者垃圾桶，减少对别人正常生活的干扰。

一天，我费了吃奶的力气锯断了一棵枝桠。吱啦，它发出了低沉的欢呼声，从半空潇洒地坠落。糟糕，它居然会飞，直接飞往十米外的一辆崭新的现代越野，划破灰色

的车罩，再沉闷地落在地上。我赶紧过去查看，车罩被撕开一米长的口子，车身无大碍，但是门把手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我知道这车是楼上林爹爹女儿家的，因为她前几天回来了。我赶紧上楼找到老人的女儿，说了这个事，连声说对不起，马上赔个新罩布，维修费用全部负责。老人女儿立即下楼查看了车子，长长嘘了一口气，笑着说：“没事，没事。罩布我缝一下还能用，划痕可以打蜡处理。”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

回来后总觉得过意不去，损坏东西就要赔偿，这是我们从小就受到的教育。给钱吧人家不要。送两只板鸭吧，女儿不在家，老人收了，不料傍晚又送回来了。我说：“林爹爹，这点心意您都不收，我会失眠的。”林爹爹喘着气说：“我们是邻居嘛，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呢，这点小事还计较，我这张老脸不要啦！”我觉得我眼睛肯定红了。林爹爹说：“要不这样，我们一家人都讲你家的蔷薇好看，哪天帮我插一盆？”我惊喜道：“可以。”

去年春天我扦插了两盆，一盆送老人，一盆送老人女儿。他们很开心地接受了。过了不久，老人告诉我，他家的蔷薇死了。去年冬天我又扦插了两盆，立春日移栽，为了确保成活，配好土，施足了有机肥，每盆三棵苗，一直到肺炎疫情结束，才给老人送上楼。

我感恩老人全家的宽容，也喜欢邻居的夸奖，更愿意分享我的快乐。

何况我家的蔷薇花确实好看，小小的，红红的，红得纯粹、深沉。